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五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 四一五六 次会议

2000 年 6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11 时 30 分举行

纽约

主席:	莱维特先生	(法国)
成员:	阿根廷	卡帕利先生
	孟加拉国	乔杜里先生
	加拿大	杜瓦尔先生
	中国	王英凡先生
	牙买加	瓦德先生
	马来西亚	哈斯米先生
	马里	乌瓦纳先生
	纳米比亚	古里拉布先生
	荷兰	范瓦尔苏姆先生
	俄罗斯联邦	格兰诺夫斯基先生
	突尼斯	本·穆斯塔法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埃尔登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霍尔布鲁克先生

议程项目

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78)。

下午 12 时 0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提议邀请执行《卢萨卡停火协定》政治委员会成员、以及赞比亚、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的代表和秘书长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特别代表参加这次会议。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我邀请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特使阿卜杜勒卡德尔·迈萨赫勒先生阁下和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迈萨赫勒先生（阿尔及利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邀请安哥拉对外关系部副部长戈杰斯·奇科蒂先生阁下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奇科蒂先生（安哥拉）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邀请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和国际合作国务部长耶罗迪亚·阿卜杜拉耶·恩多姆巴西先生阁下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恩多姆巴西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邀请卢旺达外交和区域合作部长安德雷·布马亚先生阁下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布马亚先生（卢旺达）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邀请乌干达外交和区域合作国务部长、政治委员会主席阿马马·姆巴巴齐先生阁下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姆巴巴齐先生（乌干达）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邀请赞比亚总统事务部长埃里克·西尔瓦姆巴先生阁下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西尔瓦姆巴先生（赞比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邀请津巴布韦常驻代表团代办米谢克·穆谢特瓦先生阁下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穆谢特瓦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欢迎纳米比亚外交部长及大会主席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阁下出席安理会，他代表《卢萨卡协定》签字国中最后一个国家，而且他的国家也是安全理事会的成员。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我请刚果解放运动对外关系负责人多米尼克·坎库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我请 RCD-ML 代表团团长克拉弗·帕西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我谨通知安理会，RCD-Goma 代表团团长艾米勒·伊轮加先生目前仍在飞机上，将在今天下午出席我们的会议。

我现在请秘书长负责刚果民主共和国事务的特别代表卡达勒·莫尔贾尼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我谨欢迎秘书长出席本次重要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先前协商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我现在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荣幸地向安理会及政治委员会成员发言。

我谨热烈欢迎执行《卢萨卡协定》政治委员会各位部长成员，欢迎赞比亚总统事务部部长、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特使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卡达勒·莫尔贾尼先生。

我谨在秘书长同意下请特别代表向所有观察员和目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小组转达我们的敬佩和声援。他们正在特别艰难的环境下作出令人称道的工作。我希望莫尔贾尼先生将代表安理会向他们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敬佩。

我特别要感谢秘书长出席这次会议。他已推迟一次重要的中东之行，以便出席今天的会议。我还要感谢他充分而有胆识的报告，该报告将指导我们的工作并成为参考文件。

各位仍然记得，召开本次会议的想法出自5月6日执行《卢萨卡协定》政治委员会成员和代表安理会第一次出访非洲的安全理事会7名成员在卢萨卡举行的会议。5月6日的那次会议是在2月24日在本会议厅由《卢萨卡协定》签字国各方代表出席的安全理事会之后举行的。霍尔布鲁克大使主动提出举行那次对话。安全理事会和《卢萨卡协定》签字方之间的对话表明了安理会的意志，即在联合国被要求促进解决非洲危机时，安理会将作出积极反应。

联合国没有遗弃非洲。恰恰相反，正如我们所意识到的那样，安全理事会议程的主要部分都涉及非洲。但必须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局面特别困难。困难的原因首先是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现在正面临严重问题。困难的原因还在于大家都在考虑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正在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痛苦并给冲突中的两国带来严重损失。当然每场危机都有其具体特点，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塞拉利昂的困难使得部队派遣国不愿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作出承诺。

我们今天能够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作出什么样的分析呢？一项非常积极的因素是，该区域各国为实现解决作出了真正努力，成果之一是《卢萨卡协定》。我谨向赞比亚的齐鲁巴总统在这方面发挥的杰出作用表示敬意。《卢萨卡协定》是在近一年前，即1999年7月10日签署的。《协定》规定了在360天内解决危机。在冲突开始近两年和《卢萨卡协定》签署近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在哪里呢？

无疑已朝正确方向作出努力。就交战各方自己而言，宣布了停火，并于4月8日坎帕拉缔结了脱离接触协议。联合国在纽约这里履行了协议中其应负的义务。安全理事会于今年2月24日决定建立联合国组织刚果共和国特派团，由500名军事观察员和一支5000人的部队组成。遗憾的是，尽管取得了无疑的进展，坏消息一再增多，今天的全球平衡表在5个领域出现严重负面信息。

第一，敌对行动仍在继续。它们正在赤道省继续发生。那里的敌对行动于去年年底恢复，并自那时以来不断发生。自3月以来在卡塞也不断发生战斗。基韦发生了不断的暴力现象。最后在基桑加尼去年8月和5月初暴发了战斗，本月初的战斗更为血腥。

第二，这场冲突造成的人命代价更高。秘书长的报告强调了流离失所者的悲惨处境和巨大的粮食需求。我们正通过非政府组织和宗教组织收到关于暴力和屠杀的信息，尤其在基伍。这些组织还向我们表示，在东北地区存在族裔间冲突。

上星期，国际媒体公布了人道主义组织进行的调查结果，该调查报告说，在两年战争期间，在刚果东部有170万人死亡。他们是大屠杀的受害者，或者在试图逃避暴力时丧生，或者因为人道主义援助因安全条件不能送到他们手中而死亡。

我们不是要在这里进行一场统计数字的战争，我们是要澄清事实。两年多来，根据记录，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各东部省有成千上万的人丧生。

第三，关于刚果人自己之间的和解进程，《卢萨卡协定》所规定的全国对话仍然受阻。当然，刚果各方在非统组织协助下挑选的全国对话调解人作了一些初步的评估。进行了初步的磋商。安全理事会在 1 月份并且再次在 4 月份在纽约向调解人表示了欢迎，并表示全力支持他，我们将于明天与他的代表阿奇博尔德·莫格尔部长会晤。

但是今天，安理会对全国对话陷入僵局并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缺乏与调解人的合作深表关切。科托努事件尤其使我们感到震惊。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的解决必须以全国对话框架内刚果人之间真正和解为基础。

第四，缺乏安全以及各方缺乏善意阻碍联刚特派团的部署。敌对行动的持续正危及第二期特派团的部署。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没有履行在部队地位协定框架内所作的承诺，叛乱分子也没有履行承诺，而是阻挠部队的行动，这是不能接受的。这与所作的承诺是格格不入的。最后，在金沙萨出现的敌视联刚特派团的现象是不能接受的。联合国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是为了帮助实现和平，联合国必须得到帮助。

第五，乌干达和卢旺达军队之间的敌对行动 6 月 5 日在基桑加尼重新爆发，这是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的严重恶化。这些敌对行动似乎为《卢萨卡协定》敲响了丧钟；这些敌对行动使两个原先友好的国家互斗。必须强调，两支外国军队在第三国、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土上发生的对抗是毫无道理的。这些敌对行动给无数刚果平民造成伤亡。至少 300 人丧生，1 500 人受伤。以安全理由为动机的两支外国军队的存在今天正变成主要的不安全根源。

我必须指出，这些事件使整个国际社会深感震惊，并引起了立即的、一致的反应：“仗打够了。从基桑加尼撤出你们的部队。立即执行你们的总统在安全理事会成员面前达成的协议。”

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决定性时刻。秘书长在星期二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中定下了

基调，每一个人都熟悉这份报告。他告诉我们，战争必须立即停止，他是对的。关于基桑加尼，从坏的事件中也许能够出现一些好的东西。基桑加尼悲剧必须使我们大家象受到电震一样，从而引起完全地、迅速地、甚至加快地执行《卢萨卡协定》。该《协定》仍然是我们的试金石。在这一时刻，我表示希望，甚至在我们的工作完成之前，释放所有战俘，以表明，是的，确实有意愿，走向正确的方向是可能的。

我谨代表安全理事会向来到纽约与我们在一起的执行卢萨卡协定政治委员会成员说，我们希望同你们一起深刻地审查这一局势。我们希望共同为卢萨卡和平进程提供新动力，并同你们一起设法作为伙伴克服目前危机。你们曾经希望联合国将是你们的伙伴，我们同意成为这种伙伴。在这两天期间，让我们一起做出必要的决定。让我们恢复希望，让我们为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带来和平，为如此绝望地等待这一和平的中非各国人民带来和平。让我们一起表达这种意志，正如我们的英国朋友说的，

（以英语发言）

“有志者事竟成”。

（以法语发言）

我现在请乌干达外交事务与区域合作国务部长阿马马·莫巴巴奇先生阁下以政治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言。

姆巴巴齐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代表政治委员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感谢你，感谢上月份访问我们区域的安全理事会代表团成员，并感谢整个安理会邀请政治委员会来纽约，就平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进程介绍情况和交流意见。

我们带着希望和信心而来，希望和相信这次交往能使联合国更多和更快的投入这进程，刚果和该地区人民对此期望已久。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实现停火的协定，即俗称《卢萨卡停火协定》，是当时交战所有各方自由谈判、商

定和签署的。它得到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的欢迎和通过，认为它是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冲突的最好办法。

《协定》涉及冲突的两个层面——即刚果国内的政治的问题和刚果本身及其邻国的区域安全关切。除其他外，它规定停止敌对行动；通过刚果人之间的政治谈判在刚果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安排；刚果境内所有武装团体解除武装、遣散、重新安置和纳入社会；以及所有外国军队撤离。它进一步规定实现刚果边境局势正常化，以期制止任何跨界非法贩运武器和武装团体的渗透。

联合国应邀根据它维持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负责执行这项《协定》。各方还设立了他们都有代表参加的联合军事委员会（联合军委会），以制定这一执行进程。

主席先生，正如你正确地指出，虽然各缔约国1999年7月10日签署和刚果武装叛乱方面8月签署的时间表没有按时实现，但是《协定》仍然有效，尽管有各种违约行为。主席先生，你已经提到其中许多例子。发生这些违约现象，主要是因为《协定》所设的管理执行进程的机制迄今还没有完全运作。

在这一执行过程中，联合国对其参与最初采取了一种似乎非常谨慎的方针。因此，政治委员会高兴地看到安全理事会今年1月决定高度重视刚果冲突，这一进程最后导致我们今天同安理会的会议。

我们非常深刻地赞赏由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率领的安全理事会代表团上月份访问该地区。因为这次访问的结果，我们第一次感到，在我们同联合国之间的一种伙伴合作已经认真开始。因此我们带着这种伙伴合作的精神来到纽约，继续5月16日在卢萨卡开始的对话，讨论如何迅速和现实地实现我们的共同愿望，不仅给刚果民主共和国，而且给整个地区带来和平。

政治委员会同联合军事委员会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卡迈勒·莫尔贾尼大使认真干练地领导的联合国组

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及其工作人员一起共同努力，已为执行卢萨卡协定奠定了基础。我们已在今年4月8日在坎帕拉通过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部队脱离接触和重新部署计划。虽然计划的时间表没有得到充分遵守，但是已为每一个地区的部队脱离接触拟订了分计划，但是不能最后敲定，因为联合军委会和联刚特派团缺乏核实各方所提供的情报所需要的资源。

我们期望在我们这次来访期间同安理会讨论这一缺乏资源的问题，以便我们能够克服对执行进程的这种限制削弱我们的能力。我们预期在联合军委会和联刚特派团规划组核实各方向他们提供的情报和商定新的防御地点后，各部队将开始脱离接触，建立一个宽30公里的脱离接触区。

政治委员会在卢萨卡举行的最近会议上审议和通过了所有武装团体成员缴械、遣散、重新安置和纳入社会的机制。

关于释放和交换战俘的问题，政治委员会已要求有关各方迅速遵守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委员会的要求，加快这一进程。我已得到可靠情报，所有各方已经这样做了。我预期应能在本周末开始释放和交换战俘。我赞成安理会的乐观意见，即这项工作甚至可在我们在这里纽约讨论期间开始。

关于刚果人之间的政治谈判问题，全国对话还没有开始。但是，政治委员会欢迎6月6日在贝宁科托努举行的筹备会议，认为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个积极步骤。委员会已向凯图米尔·马西雷爵士表示赞赏，感谢他便利全国对话的努力，并呼吁所有刚果人履行他们在《协定》下的义务。

显然，卢萨卡的执行并没有按照我们原先拟订的计划。事实上，政治委员会承认，这项协定的执行面临巨大的挑战，最近的挑战——主席先生你已提到——就是卢旺达军队和乌干达军队在基桑加尼交战。委员会已对这一令人遗憾的发展表示关切，并在欢迎争取基桑加尼局势正常化的努力的同时，要求卢旺达和

乌干达立即停止交战，执行它们两国间实现基桑加尼非军事化的协定。我高兴地通知安理会，作战已经停止了。

政治委员会再次重申我们领导人今天1月对《卢萨卡停火协定》的有力承诺，重申我们充分和从速执行这项协定的决定。我们要求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作的就是，它们无条件地支持执行这项我们自己之间自由达成的协定。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美国常驻代表理查德·布尔霍鲁克先生发言，他曾率领安全理事会特派团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并且值得赞扬就在这一会议厅中积极召开1月24日的首脑会议。

霍尔布鲁克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今天同我们在一起。

我感谢你、大会主席先生从高高的主席台上走下来与我們在一起，以代表你自己的国家。我们今天荣幸地在安理会有两位主席、你和莱维特大使。我认为你的光临对我们大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要向你、安全理事会主席莱维特大使表示我国高度赞赏你和法国为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进行了领导。

我要感谢来自卢萨卡进程的我们的所有朋友和同事们再次不远千里来到纽约，他们于5月6日和7日在卢萨卡如此殷勤地、慷慨地款待我们。他们再次出席会议表明他们致力于找到刚果问题的解决方法。我希望，关注这些问题的世界理解，每个人都是自愿到这里来帮助解决问题的。

在这一方面，我感到特别荣幸在我的朋友乌干达外长阿马马·姆巴巴齐、非洲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后面发言，在最近几个月，我高兴地越来越多地同他一起工作，他的发言应得到我们大家的仔细研究。

当然，我对其他代表和秘书长特别代表莫尔贾尼大使出席今天的会议感到高兴，莫尔贾尼大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正极为出色地工作。

当我们开始这一漫长的行程时，这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尽管姆巴巴齐部长客气地提到1月的非洲月，但讨论实际上比较早开始。我要赞扬担任12月份主席的英国人以及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和埃尔登大使开始这一进程。这一进程现在已持续了许多月。让世界看到，联合国并没有对非洲不闻不问，让世界看到，没有任何双重标准。非洲是我们注意的焦点。这千真万确，因为今天我们同时处理两个其他的重要非洲问题：塞拉利昂问题和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问题。将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配合下，就后一个问题同时举行单独的会议。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正如姆巴巴齐部长的发言所表明的，这些问题在最近几天至少在两个方面变得更加严重。刚果人民正期待着我们设法把他们从身居其中如此之久的地狱中解救出来。他们期待着我们帮助他们过上没有冲突的生活。近几个月来，就刚果人民如何需要和平说了许多话，但是这些话——其中许多是在这一历史性的安理厅中的这一历史性的马蹄形会议桌旁说的——还没有变成行动。

主席先生，36天前，你和我以及来自联合王国、荷兰、马里、突尼斯和纳米比亚的同事们代表整个安全理事会访问了该地区。我们非常荣幸地代表你们大家，我认为，我们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把联合国的影响力带到大湖区。然而，我吃不准我们今天达到什么地步。然而，我确实注意到，由3个非洲国家、3个欧洲国家和1个既不是欧洲也不是非洲的国家美国所组成的代表团体现了我们的共同承诺。我要再次强调，拉丁美洲和亚洲代表没有与我们同行的原因是，他们去了科索沃以执行一项平行的任务。

主席先生，当你上个月决定召开今天的会议时，我们曾预计我们可创造势头。但是，过去两个星期发生的事件改变了这次会议的性质。

主席先生，让我象你所做的那样首先谈谈基桑加尼。我要开诚布公地对来自卢旺达和乌干达的朋友们讲。在基桑加尼发生的一切是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当5月3日或4日左右开始战斗时，是没有任何理由

的。在安全理事会实现 5 月 8 日停火之后这场战斗立即停止了，这曾经给人们带来希望，但是，在过去几个星期，相当激烈的战斗重新爆发，使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并且给基桑加尼的基础设施造成巨大损害，国际社会将不得不花钱清除这种损害，从而动用本来用于长期重建和极为重要的卫生和教育需求的资源。这场战斗重新爆发是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所看到的最令人不安的事情之一。我现在谈的不是初期战斗，而是几个星期之前的战斗重新爆发。

我同意姆巴巴齐部长的看法，即现在有一项停火协议，我们必须锁定它。但是这是一项脆弱的停火，正如秘书长在每次会议上正确地警告我们的那样，我们正面临几天前生效的停火与任何维持和平部队抵达之间的差距。我们必须说实话：由于在基桑加尼发生的事件，现在比几个星期之前更加难于得到维持和平部队。现在更加危险。现在更加有问题。各国政府及其人民持有更多的保留意见。由于在基桑加尼发生的情况，为这些工作筹资将变得更加困难。因此，让我们在安理厅开诚布公地讲这一点。

我个人对在一个法庭上调查谁引起基桑加尼事件不感兴趣。双方领导人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大家，是另一方引起的。根据我在诸如波斯尼亚、科索沃和柬埔寨等地方获得的类似的经验，我相信，我们将永远不会查明谁引起的。问题是永久地停止这种事件，永远不让它再次发生。只有同最高级政治领导人一起才能做到这一点。

秘书长先生，我高度赞扬你为停止这场战斗与该地区领导人进行了日夜不停的、不懈的努力。没有你个人的介入，很有可能这场战斗将继续进行。

至于在赤道省发生的刚果武装部队和刚果解放运动（解运）之间的战斗，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有可能使战争逼近主要的人口中心。我今天当着《卢萨卡协定》签字方的面，并特别在这一问题上，当着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和解运领导人的面非常坦率地说，我们希望看到你们表示愿意停止战斗。

让我现在谈谈全国对话。我再一次怀着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主权政府的极大尊重说话。但是我必须非常坦率地说我国政府已经公开说过的话。我有义务并且必须在这里公开地再说一遍：我们认为拒绝承认由非统组织任命的调解人和攻击全国对话只能被视为攻击卢萨卡和平进程。如果在安理厅的任何当事方和调解人之间有任何分歧，让我们消除这些分歧。但是，让我们不要攻击进程本身，除非我们准备面对由此造成的极为严重的后果。我听到金沙萨政府对全国对话有问题。其中一些问题也许是有正当理由的。但是攻击进程本身只能被视为攻击卢萨卡。

《卢萨卡停火协定》是介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秩序及其蜕化为由军阀统治的总督管辖区的少数东西之一。今年 1 月，当我们同该地区 7 位总统坐在安理厅开会时，作出了一项承诺以加倍努力实现和平。主席先生，我希望这将是你今天主持的仅次于国家元首级的非常重要的会议的结果。

为了巩固和平进程，秘书长建议重新安排一些卢萨卡任务，尤其是排列外国部队撤出的顺序。他提议优先从基桑加尼地区撤出卢旺达和乌干达部队。鉴于最近的事件，我认为该建议极为恰当。这是我们将要讨论的主要事项之一。然而，正如我支持秘书长的立场一样，我要强调几个关键要点。

首先，安排在基桑加尼相互战斗的部队撤出的优先顺序，绝不削弱安全理事会的长期呼吁，它已在各项决议中表明，呼吁所有外国部队撤出——我重复是所有。我们接受秘书长建议我们作出的优先顺序安排，绝不是以任何方式或形式放弃卢萨卡，我希望并认为我们应接受。

第二，各方紧迫需要放弃对非签字武装集团、尤其是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和联工派民兵的一切支持。这些集团仍被允许照常活动的事实，确实不能接受。他们是非洲——如果不是全世界——上的最可恶的集团，必须通过共同的区域行动加以对待。

第三，对撤出卢旺达和乌干达部队的讨论，绝不应背离刚果民主共和国参加全国对话、允许其他刚果各方享有同样权利以及遵守该进程结果的义务。

第四，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可让讨论背离考虑到卢旺达和乌干达安全关注的合理需要。这些是合理的需要，尽管与这些需求毫无关系的基桑加尼的战斗爆发，是令人极为叹息的。我们不能让前卢旺达武装部队和联工派民兵在卢旺达内部恢复其 1995 年——1996 年恐怖活动的情况出现。

因采取所有这些行动以加强卢萨卡。我们再次指出，这不是一项外部强加的协定，而是一项非洲的倡议：正如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所言，一项解决非洲问题的非洲办法。

一些人说，刚果的斗争及缓慢的卢萨卡进程，多少证明在一些地区失败是注定的，即那里的人民根本天生就是要互相残杀。我在波斯尼亚听到过这种说法；在科索沃听到这种说法；在越南听到这种说法；在早一个时代中听到有关欧洲强权的这种说法，这些强权在一个世纪的野蛮之后，终于抛弃其内部的分歧，所以今天曾在欧洲中部相当普遍的战争不在可能。我希望，我们将在有生之年及我们的专业生涯中看到非洲领导人取得同样程度的成就。如果他们能够取得这一成就，就将比欧洲人取得的快得多，但我希望正如我们在这场战争爆发前 4、5 天于亚的斯亚贝巴时莱维特大使如此雄辩地——遗憾的是未能成功地——向梅莱斯·泽纳维总理所说的那样，他们能够借鉴欧洲的错误。

我坚决反对关于非洲尚未做好民主的准备、或它需要“强人”独裁者确保稳定、或某些人民和部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种概念。这种我们也在波斯尼亚问题上听到过的观点，是不了解情况，至少是潜意识形式，有一种种族主义含义。它们在波斯尼亚是错的、在科索沃是错的、在非洲也是错的。

让我们还一道反对那种在某些评论家中间获得显著位置的概念，即一些国家已成为“失败的国家”。

国家并不失败；领导人失败。就非洲边界的人工性谈了很多，很多人宣称这使冲突不可避免。我同意有关这些边界及它们在十九世纪末期划定的方法的关切。但这些都是非洲各国在独立时选择保持的边界。领导人一旦作出这些决定，就必须找出在这些边界内生活的方法。或如果他们想改变边界，就可以自愿地改变，正如在苏联，捷克共和国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但不是通过战争。

所有这些意味着，我们不能放弃希望。领导层能够有所作为；他们必须有所作为，今年 1 月当我们展开“非洲月”时，我们说 2000 年将是“非洲年”，主席先生，你通过使安全理事会保持对这些问题的注意而确立了十分高的标准。当时津巴布韦常驻代表提醒我们，我们对和平努力的承诺必须强大到能够经受众多的挫折，其中一些挫折是灾难性以及似乎是致命的，而这些和平努力则是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努力以及美国自己例如对中东和平进程作出的承诺。津巴布韦代表警告我们，在非洲如同在任何一个地方一样，我们必须准备接受挫折而不让他们阻吓我们向前迈进。我认为，人们应当接受良好的建议，特别是当它来自像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同事，不幸地是，挫折是任何和平进程的一部分，但不应减弱我们的决心，应当增强我们的决心。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到这里是要巩固一个和平进程，它虽然受到破坏，却是我们都作出承诺的进程。我们不是出于怜悯感来到这里，或只是为了纠正过去的错误——尽管必须纠正——而是因为我们都意识到刚果的和平以及整个非洲的和平与民主都事关我们大家的国家利益：无论是欧洲人、亚洲人、美洲人、西半球的其他人、朋友还是邻居。

在我们今天和明天进行讨论时，以及随着我们在今后几个星期继续讨论，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受到格林斯托克大使、范瓦尔苏姆大使和安贾巴大使在一个月前访问卡南加时所看到的情况的启发：数以千计的普通刚果人在该城的街道上排列而立，在被围困和孤立的地区的腹地，数以千计的普通刚果人喊着“和平、

和平、和平”。让我们帮助这些人实现他们的希望和梦想。安理会各位成员及《卢萨卡协定》政治委员会的朋友们，这是我们继续为执行《卢萨卡协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所努力的最好的理由。

主席（以法语发言）：现在请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事务及国际合作部长叶罗迪亚·阿布拉耶·恩多姆巴希先生阁下发言。

恩多姆巴希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我的处境使我想起“西班牙的马基雅弗利”巴尔塔萨·格拉西安-莫拉莱斯在他的《弄臣的神谕》一书中关于人应当是什么样以及应当做什么的教诲。我作为弄臣出现在这里，试图走在鸡蛋上而不压碎它们，不得不作出保证、进行解释并采取立场。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衷心祝贺你及安理会其他成员在安全理事会特派团访问非洲后提出的倡议。

我还要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并感谢并祝贺他成功地完成其上月份安理会主席的使命。主席先生，现在应该利用你工作之初出现的好兆头，并表达明显的敬意，同时表示希望，希望你领导下从事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以便使象我这样的司法人士不会动摇。

《卢萨卡协定》、联合国各项决议和《联合国宪章》都是象征，它们指导着我们这些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刚果人始终展示善意和意愿，加速制止战争，开始民族和解。

洛朗-德西雷·卡比拉总统曾在这里，即在这个大厦中，对安理会讲话，各位成员对他表达的措辞、言语和意思仍记忆犹新，表明我所说的不是空洞的奉承话，相反，它反映了我要在发言中提出的承诺、保证和澄清。卡比拉总统的抵达和讲话带来了很大希望，因为这使得第 1291（1999）号决议获得通过。此前还通过了第 1234（1999）号决议，该决议依然有效，它给我们提供了迅速制止战争的潜力。

目前正在通过随后作出的各项规定，特别是提出为我国人民和联合国部队建立安全气氛进程的坎帕

拉规定，展示《卢萨卡协定》所有签署国国家元首的善意，毫无疑问，当我国人民和联合国部队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家中采取行动时，他们都从加强安全中获益。

对我们来说，仅仅有未经邀请的外国部队驻留就是战争行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确保向派其子女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部队派遣国提供所需保障。鉴于未经邀请的外国军队占领国家并推动敌对态势达到彼此交战地步，这种安全是不稳定的，并充满无法预测的因素。

在今年非洲杯和欧洲 2000 年比赛之际，人们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其危害的潜在意义；这是一个对基础设施、人民和刚果人民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不利的显示实力时期，而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符合这一象征即《联合国宪章》。只要这些好斗的兄弟待在我国，就什么都无法保证，因为他们已经进入第三轮比赛。没有人可以保证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情况，即使在停火后也无法保证。如果他们继续留在我国领土上，没有人可以保证不再度爆发冲突。

我们所称的我们来自东方的兄弟对我国的侵略仍是进一步事态发展和使我们今天开会谋求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平的种种事件的关键。关于联合国组织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的安全，最近从基桑加尼疏散其 20 名代表表明，只要这些人在我国彼此交战，联刚特派团就没有安全。鉴于这种事态逻辑，疏散他们是一项义务。

作为国务部长，我有义务提出保证，刚果民主共和国需要联合国，需要联刚特派团。我们需要联刚特派团，但同时又使其工作复杂化，这是十分可笑的。我可以代表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保证，就联合国部队部署和联刚特派团初步部署而言，根据《部队地位协定》，这些部队将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不是朗特论及的无动于衷意义上的自由，如“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并在红灯时过马路”。自由是知情的自由，因为你知一个为所欲为的汽车可以对过马路的行人造成

的影响。自由是以通知形式——我已同莫尔贾尼先生讨论这个问题——组织起来的。很自然，我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应该知道联刚特派团和联合国飞机何时、由什么人和在哪里在我们领空采取行动。这不是骚扰。这只是旨在避免这批人发生不幸情况的一些措施，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这批人让我们摆脱僵局、制止战争并使我们能够恢复国家重建。

我还必须保证，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通过我本人就《卢萨卡协定》进行了谈判，卡比拉总统也亲自签署了这些协定。

我们赞成《卢萨卡协定》并呼吁予以充分执行，即使比如所确定的时间表不符合该协定的条款。我们没有利用这种不符合的情况来质疑该协定本身。我们赞成执行《卢萨卡协定》。大家都应当清楚地理解这一点。

当然，在笼罩着未来的面纱被拉开的时候，将很容易作出判断，但只要目前仍然被笼罩住，没有人可以准确地预测将会发生什么。因此签署了《卢萨卡协定》，虽然执行的紧迫性从未减弱，但只是到了后来才有必要修订时间表上的日期。让我重申一下：我们赞成《卢萨卡协定》并将尽力确保其执行。我国政府希望刚果间对话得到调解。当然，这种调解体现于非洲统一组织已经任命而且得到各方同意的一个人。

我国政府有其理由认为现任的调解人不再适合于该行动的进展。我们赞成调解。我们已经要求非洲统一组织任命另外一位在各方同意下可以调解所有刚果人之间对话的人。

让我强调指出，在所有这一切之中，我们是一个继续进行管理的主权政府。也许，缺乏某一个调解人和我们主权决定之间的事先协调或同步性产生了矛盾。然而，让我向安理会保证我们赞成调解。我们认为，在确保填补调解人的角色方面，现在球在非洲统一组织一边。我希望很快这样做，而不象先前的经历

那样，由于并非我们的过错，而是其它方面的一再阻碍，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填补调解人的职位。我们已作好准备要与新的调解人一道工作。让我重申，我们赞成调解和执行《卢萨卡协定》。

就我们而言，在安全理事会交错存在着指导其行动的参数。除了我们已经签署的《卢萨卡协定》之外，还有安全理事会决议、以及《联合国宪章》——即我们的三位一体的圣经。这是我们的看法。

最后，关于我们召唤到我国的联刚特派团，我要再次请安理会放心。在不可容忍的屠杀在不受我们控制的我国部分地区一再发生的时候，我们的人民被迫对联合国部队的无能和没有发起这种行动的能力表达他们的深刻愤怒。我知道，向联合国建筑物扔了些石头，但我并不认为莫尔贾尼先生准备把自己作为那些针对贝尔纳·库什内尔先生的行动的目标。我们将确保不再发生这种事件，虽然我们确实理解在一个拥有 500 万拿起武器和愤怒的人口的城市里，年轻的学生如何会扔些石头——刚果的石头，而不是科索沃的石头。

我向莫尔贾尼先生保证，他可以在充分安全的环境下完全自由地工作。他知道他可以随时来我的办公室，而且我们已经设计一整个系统来促进我们与联刚特派团之间的接触。我们已经建立一个处理联刚特派团事务的综合管理局。专员恩图阿雷姆巴先生与我一起出席这里的会议。官僚机构也许会时常造成困难，但我们决心解决在与安全理事会打交道时所产生的任何困难。

我要敦促安理会确保其决议——一项接一项一致通过的决议，这本身是罕见的——支持我们的兄弟科菲·安南先生最近取得的进展，他最近从中脱离的气氛与奥布赖恩在《往还卡坦加》一书中所描述的气氛相似。安理会必须执行其自己的决议，这样，在胆识和勇气方面实属空前的这一显著的进展可以用来加快结束战争和恢复稳定。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正如保罗·埃卢阿德所言，让我们把水变成电，让每一个人——甚至我右边的那一位——都成为我们的兄弟。这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的目标。

我们期待安理会的决定加快这一进程。我向成员们保证，我国政府致力于使刚果间对话更容易些——促进调解和创造有利条件，使联合国部队可以在安全的条件下宁静地、高效率地工作。我们呼吁各方确保果敢地这样做，比如把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联系起

来，我希望将很快这样做，以便加快这一进程。实际上，我们非常急切。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正式公开阶段对其议程上项目的审议。安理会将在今晚早些时候在这个会议厅里举行的一次非公开会议上继续审议该项目。

下午 1 时 20 分散会